

## 珠还传奇

### 第二章

月白风清夜，白龙。珍珠螺壳构筑的城垣，依山傍海，闪耀着奇光异彩。初秋的珠母海，微波嫣然。珠池一片碧蓝。天际白云数抹，绫罗一样轻盈。海面上几艘珠船。海生在珠船上一面摇橹，一面愉快地歌唱：

“那怕潜蛟与鳄鱼，  
风里来，雨里去，  
波峰浪谷，等闲飞渡。  
爹娘生咱大海上，  
云作伴，鸥为侣，  
年年月月，朝朝暮暮，  
拼将生命换珍珠。”

邓母坐在海生身旁，望着儿子笑吟吟地剖着珠螺，一边煮着满满的一砂锅珠螺肉。观升、珠民甲、乙、丙等的珠船，远远向海生的珠船驶来。海生远远地向观升招呼：“观升哥，今儿采哪个池来？”

观升在远处挥手遥应：“青莺池啊，海生，你呢？”观升的船渐渐驶近海生。

海生：“还不是杨梅池。”

珠民甲、乙、丙等一齐驾船驶拢来。他们打趣地插话：“老弟还是杨梅池的老主顾，守珠双鲨的死对头呢！”

海生叹息着：“没办法呵，上月的珠税还没交足呢！”

观升愤懑地：“我们珠民没活路可走了！不冒险怎么行！”这时邓母把锅儿掀开，热情地招呼大家。“大伙吃了螺肉再去吧！”观升和珠民甲等人先后跳过海生珠船：“尝尝大妈的螺肉再去吧！”观升等人各盛了一碗螺肉回到自己珠船大口地嚼着。

大家在美美地吃着螺肉时，不远处又传来悠扬的歌声：

清官孟尝谁不赞！  
当年珠去复珠还，  
明珠累累遍海湾，  
珠民生活安如山，  
而今世道百险艰，  
珠税重，官吏贪，  
汗血和泪浪里翻，  
要想得珠难又难！”

海生朝歌声来处望去。远远的一艘珠船驶了过来。船上是五十多岁，须发半白的金俊。一付饱经风霜的古铜色的脸颜，沉着而灵活眼神，倔强的嘴纹，豪迈洒脱的风度，在显示出他是一个满有来历的老珠民。金俊在摇橹，船当中坐着他的孙女媚川和媚澜。姐妹俩在背挨背地剖着珠螺，同时莞尔地放声歌唱：

“风里浪里采珠忙，  
只为官府逼珠凶。  
海底恶鲨赛虎狼，  
珠民苦难无尽穷。”

海生母亲在船上吃着螺肉，听到远处歌声，抬头向歌声来处望了一下，见金俊老汉的珠船从远处驶来。邓母向海生笑了笑：“你听，谁唱歌！”

媚川朝海生：“阿海哥！”

海生绯红着脸，放开船橹，一纵身钻进了碧波里，朝媚川珠船潜去。他从媚川珠船边钻出海面，爬上金家的珠船，“大伯，歇歇吧，到我家船上吃螺肉去！”海生抢着替金俊摇橹，金俊拗不过，只好让他摇。媚川忙着取汗巾抛给海生：“嗨，擦干头上的海水！”媚澜在旁吃吃地笑着：“姐，帮海生哥擦吧！”媚川装着生气

的样子，用手指戳了一下媚澜的鼻子：“小鬼，看我打歪你的嘴巴！”

媚澜：“哟，还害羞呢！”说完她又一味吃吃地大笑。

金俊关切地问海生：“你娘的风湿病好点了没有？”

海生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总是一天沉重一天，真叫人操心！”

媚川在一旁：“海蛇和海马酒见效吗？”

海生：“经常吃，但总是未见起色！”

金俊默然：“我好些天没有看过他老人家了，想不到就转得这般甚……”他低下了头，仿佛在沉思：“唉，咱们珠户人家，一到晚年，就多是遭受这条病症！”他的眼睛涌起了泪花来了。

突然间，宁海寺传来急速的钟声。

金俊朝前方一望，忽而失色，发出一声惊呼：“哟，你们看！”

隐隐约约的蛋屋村，烟焰涨天，火苗延及了邻近村落。呼号之声盈耳。

蛋屋村，淹没在火海之中。一队身着黑衣的蒙面人，手执器械，在疯狂焚掠。

几个蒙面人闯进一间民房，翻箱倒筐，抢劫财物；其中一个蒙面人忙着把几颗珍珠藏入鞋膛。

一个蒙面人在一间鸡屋捉鸡。两个蒙面人在一家猪栏内捆绑着一头几十斤重的小猪。小猪尖利的叫声，响遍全蛋屋村，他们扛着猪向村外走去。一老妇人跪在门口呼天抢地的大哭大喊：“天杀的强盗呵！你们不得好死！”一个蒙面强盗走上去手起刀落，老妇人倒在血泊中。一个小孩抱着老妇人的尸体大哭：“阿妈……”

蛋屋村的另一隅，几个蒙面强盗点燃着一间木屋，木屋顿成火海，一个老爷爷被围困在火海中。

海上的珠民看着村庄被焚劫，个个咬牙切齿。“准又是那个瘟官田治干的。……”

观升手握朴刀：“快，回村去！”

媚川、媚澜一个手执着双剑，一个挎着腰刀，挺立船头，注视起火的村落。

金俊握着钢叉，英气勃勃，一手向两边珠船挥划着。海生拿着角螺，一个劲地急吹。

无数的珠船飞也似地朝蛋屋村驶去。

珠船靠岸，珠民们手执器械，冲回村里。这时蒙面强盗急忙上马向村外飞奔。海生飞奔上去，手一扬一袖镖飞出将骑在马上蒙面盗打翻落马。海生走上前去剥去蒙面盗的黑衣，里面露出廉州府士兵号衣。海生向观升大呼：“快来，这是狗官搞的……”观升走近一看怒火中烧：“对，跟他们拼啦！”观升手执朴刀冲上几个没有骑马的蒙面盗。

“狗官兵，那里走！”观升挥刀与几个蒙面盗激战；一个蒙面盗挥刀直向观升劈来，观升挥着朴刀一挡，“铛”的一声，蒙面盗的砍刀断成两截，观升上马一脚照蒙面盗心窝踢去，蒙面盗：“哟”的一声倒了下来。观升转身又向冲上来的蒙面盗一刀，脑袋被劈成两半。其他两个正欲逃跑的蒙面盗，被媚川姐妹挡住：“哪里走！”媚川与媚澜力战两个蒙面盗。媚川一个卸马闪过了蒙面盗的砍刀，蒙面盗用力过猛，上身失势踉跄几步，媚川转身一剑将他刺倒。

媚澜挥动腰刀与蒙面盗交战，战了十多个回合，不慎被蒙面盗一脚踢掉腰刀。媚澜赤手空拳左右回旋与蒙面盗又搏斗了十余回合，媚澜渐感不支，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媚川在一旁看得真切，急忙将宝剑奋力向蒙面盗掷去，宝剑从蒙面盗背后直穿心窝。来不及逃跑的几个廉州府官兵乔装的蒙面盗统统被消灭了。

海生又剥去一个蒙面盗尸体的黑衣，露出廉州府兵士号衣。“这统统是狗官兵乔装的‘强盗’。”海生气愤愤地挥手对众人说：“走，找里长去！”海生、观生领着一伙珠民，朝里正家走去。

蛋屋村的西头的里长家，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院大门紧闭，几个老者跪在门前哭号：“里正老爷，你给我们做主呵！”……”海生等人赶到里正家，见

大门紧闭，便用力擂着大门：“开门，开门……”海生擂着门叫了数声，不见院内动静，知道是里长躲避着，观生在一旁气上心来，走上前去朝大门用力一脚踢去，“砰！”的一声，大门倒了下来。里长在屋内听到大门被踢倒，连忙走出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哟，是海生兄弟，里边请！”

海生：“我们不是来做客的……”他气愤愤地质问里长：“今天村里遭劫你知道吗？抢劫、杀人的是什么人？”

里长吞吞吐吐地：“大概是海贼吧！”

观升在一旁：骑马的是海贼？你不要装蒜。”

里长：“那就是马贼了。”

海生：“你跟我们去看看便清楚了。”

观生、观升等一伙珠民簇拥着里长向村里走去，当他们走到两个被打死的蒙面盗的尸体旁停了下来，海生弯下腰将死者黑色外衣剥开时，即露出士兵的号衣：“你说这是什么人？”

里长傻了眼，无言以对。”我也不清楚呵！”金俊老汉在一旁：“你也算我村一方父母了，你看怎么办？”

里长啜啜地：“我上报府衙，追查此事！”

观升愤愤地：“有个屁用，官兵能乔装强盗抢劫杀人放火，与强盗何异！”

海生斩钉截铁对里长：“你告诉狗知府，下次如果再来，叫他们有来无回！”

里长战栗着：“我定当禀报知府，追查此事。”

白龙圩。房屋卑陋，街道狭隘。正值圩期，赶市的人，熙熙攘攘，倒还热闹。珠民们头戴斗笠，在手提的竹篮中，放着荷叶饭包。珠民们三五成群，纷纷赶到圩上，以珠换米换“通宝”。

‘宝记珍珠店’是白龙圩唯一较大的一间珍珠店。店铺当中是柜台，台上放着戥子、秤子和算盘……。一壁厢悬着大秤，几个珠民拿着珠子向珠商换米。海

生掂着米，拿着个沉甸甸的口袋，和邓母从珍珠店里走出来，看样子，娘儿俩已经把珠子换了米和‘万历通宝’了。

邓母：“阿海，你也该买点儿东西送给媚川喽。虽然没过门，人家何曾怠慢过你来？我看，就买对银钏去吧。”

海生不好意思地：“嗯”。

金俊祖孙三人在圩市的一头走着。媚川拿着块新买的头巾，脸上掩不住喜悦的神色。

媚澜口快地说：“这头巾海哥扎起来多好看！”

媚川佯作生气的样子：“死鬼头，再乱说，我揍死你！”

“呵，还害羞！七夕那夜，我还亲眼见你们俩个在村东头荔枝树下挨肩儿坐着，爷爷也曾说过，你俩个是天生的一对儿……”

媚川追打着妹妹：“看你还多嘴！”金俊在一旁捋着胡子笑着：“别闹，还没生性。”

圩市的又一隅。人声鼎沸。白龙附近杨梅岭的青年渔民杨达，正在被里长狠狠地殴打。好几尾上斤重的鲈鱼从箩筐中打翻在地上，跳跃不已。围观的人群都愤愤然瞪着里长。

海生母子走过来，给人群挡住了。海生想看个究竟，便使劲往人堆里钻，只看见里长声色俱厉，挥动拳头，把杨达的嘴角打得鲜血直流。

杨达哀求里长：“通融几天吧！只这几尾鱼，我娘又害重病，正等钱用呢？”里长鼓起一双猪眼：“管他娘！你爷爷的‘当月钱’难道少得！”

杨达：“求求你啦！老爷！”

里长：“好，饶你几天，可是这些鱼——给我！”说完，就弓下腰把地上的鲜鱼统统拿走。

杨达苦苦哀求道：“不能呵，我病着的娘……，要请大夫……”里长不等杨

达说完，就一毛腿将他踢倒在地，“不行也要行！”提着那些鱼兀自去了。

观众个个摩拳擦掌。人丛中的海生禁不住怒火中烧。这时邓母从一旁挤近海生：“买手刨去吧，时候不早啦！”

海生回过头，望望母亲：“妈，不买了……”他分开人群走过去扶起杨达。“老弟，你起来，这口气且忍着，总有一天，叫那狗东西也得……”一面把口袋里的‘通宝’，尽倾进了杨达的衣兜。“都是穷苦人，你拿去应急吧！”

“大哥，这……”

海生深情地：“老弟，伯母病着不是急待钱用么？”

杨达：“可是不能呵……”

邓母也上前力劝：“拿着吧，大家是邻村，有困难互相帮忙，不要见外啊。”

杨达没法推却，最后只好感激地接过钱，流下两行滚热的泪水：“谢谢伯母，谢谢大哥！”

白龙圩口，传来“嘭、嘭、嘭”的锣声，夹着差丁的喊声：“本月二十六日新任知府莅临白龙巡察，凡白龙远近百民无论男女务要于当日巳时一律齐集白龙城外接官亭列队欢迎，违者处罚……，趁圩百民听到知府巡察，议论纷纷。“剥皮的走了，刮地皮的又来……”

白龙城外的接官亭。正午。南国的七月，炎威未戢。老榕树的枝桠，默默低垂。一丛丛剑麻直指天空。野犬牵拉着舌头。鸱枭在矮松树上怪声怪气地直叫。夹道停立的百姓们汗出如浆；小孩哭嚷着肚饿；几个老妇人晕倒于地。四下里的嗟怨声，间杂着亭畔官马的萧萧长鸣。珠民们一阵骚乱。

海生、观升、金俊、卢二爷、珠民甲、乙、丙、媚川、媚澜、邓母、苏母等也夹在人群中。穿着号褂的兵勇手执长矛、大刀监视着百民。官亭前，千户、百户、地方绅耆，纷纷向知府、知县兵备等施礼，然后恭迎知府、知县等步入接官亭，亭内早已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上等鱼翅燕窝、沙虫肉丝、鲛肚、水鱼、

龙虎凤，石斑等山珍海味一应俱全。

千户、百户、绅耆频频向知府、知县、兵备等敬酒。

知府：“合浦珍珠名震中外，全凭白龙一处。是不是白龙海里都满是珍珠的？”

百户争着答话：“敝处所出珍珠，皎洁圆润，又统称‘廉珠’，因为它是廉州府辖内方物。白龙外珠母海上的青莺，杨梅、乌坭、平江、望断几个珠池，是珠螺荟集之所，其中以望断池为最险最深，珍珠最多。海边采珠蛋民，便出没这些地方，世代以采珠为业。”

知府点点头问：“常常都采得到？”

千户耸耸肩膀：“常都得到，而且每年所得不少……”

百户阿谀地：“好珠终年有，随大人的喜欢，卑职定当效劳。”

知府哈哈大笑，又沉思一回：“税收很可观吧！”

千户陡然把话题转了个弯儿：“可是这儿蛋民都刁蛮难治，抗税闹事的多，也曾镇压过几次……”

知县有点窘迫：“这一地区，税银屡催不着，年来积欠相当多。”

知府威严地训戒他们：“区区贱民，胆敢违抗，何不就用‘重典’对付！税课大事，国家薪饷攸关，万万不容草率将事！”

知县、千户、百户等连连打拱：“卑职不敢。”

兵备附和说：“是呀，‘治乱用重刑’嘛。”

众绅耆等频频点头：“兵备大人说的甚是，治乱国用重刑行之有效，我们一定下重手催收税课。”

知府最后问道：“今天人齐不齐？”

百户得意地回说：“为了欢迎大人，连老小都打点来了。”

知县和千户思索了一会，彼此交头接耳说了几句。知县然后躬身向知府请示：“大人，是不是最好当他们面限期清交欠税，同时重申税则。”



知府点了点头：“正该如此。”

知府八面威风地度到官亭阶沿上，慢吞吞的吭着官腔对百姓们说：“……现在我宣布，所有积欠各税，统限于今秋扫数交清……丁口税每口本月暂收银五两。再有，自八月起，各蛋户珠加征一倍半，逢每月初三完交。违者从严惩处……”

珠民骚动起来了。大家喊喊喳喳，空气顷刻紧张起来。

老珠民卢二爷高声呼喊：“这年头，海情不好，珠价又贱，我们稀粥都吃不上，那有这么多的钱交税？”

海生牢骚满腹：“什么丁口税！我们的口不是早给钉住了吗？哪还有话好说？”

千户鼓着一双猪眼扬声恫喝：“不要喧哗！”

知府向千户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轻声地问：“这是什么人？”

千户：“白龙的采珠能手……”

知府听了，阴沉地：“喏——”

千户点点头。

珠民们好不容易才静下来。知县又站出来讲话了：“……为庆贺允拔大人上任，每户限十日内献交礼珠四两……”

珠民甲大声咆哮：“瘟官，你们吃肉的人，光知道刮，那理会老百姓的死活！”

百姓再次骚乱了起来。兵备拔出腰刀走出台阶：“你们想造反吗？”四周负责戒备的官兵手执长矛、大刀杀气腾腾的也向珠民围了上来。这时小孩子哇哇的哭了起来，人群更加骚动了。

卢二爷愤怒地大骂：“天煞的狗官，你不让我们活啦！”

站在台阶前沿的兵备，从一士兵手中拿来长矛向卢二爷掷去，卢二爷“呵！”的一声倒在地上。珠民们又骚动了起来。海生冲到卢二爷跟前蹲了下来，双手抱起卢二爷悲愤地：“二爷，二爷……”珠民甲愤怒地振臂高呼：“拼了吧，反正没

路可走了。”兵备朝士兵高声大呼：“造反的通通抓起来。这时妇孺老人和小孩纷纷地四散逃跑。手无寸铁的海生，观升、珠民甲等与官兵混战一团。赤手空拳的珠民抵挡不住手执长矛、大刀 of 官兵，几个珠民受伤倒地，海生和观升等奋力救出受伤珠民，且战且退。珠民甲、乙、丙等被官兵缚了个结实。知府对抱着孩子乱成一团的老人和妇孺，大声呵斥道：“你们回家告诉村里人，交完珠税就放人！”

官兵簇拥着知府，押解着几个珠民离开了白龙。

阴黯的早晨，白龙港湾的珠母海。正值涨潮时分，海浪拍打着海岸。一群群珠民恹恹地走下海滩。观升、海生走在前面。媚川姐妹和一行妇女尾随在背后不远处。期间还有满脸银须的老人。老人点燃了一扎香，插在沙滩上，双手抱拳向老天作揖：“保佑我们出海平安回来……”说着泣不成声。送行的人都凄然地抽泣着。

杨梅珠池。珠船游弋往还，珠民腰系长绳，背着珠筐，纷纷钻进海里。海生在海底来回游着寻找珠蚌，猛然间，一对齐口鲨鱼向他猛冲过来。海生急忙掣出珠刀一个侧身潜游，迅速地躲到一座礁石隙中。石隙仅容一人，鲨鱼无法对海生攻击，向一方游去。海生避过鲨鱼后，在礁石旁捕了几个大珠蚌便纵身一钻，钻出了海面，海生游近了珠船，将珠蚌丢进船舱，便爬上珠船，坐在船头大口大口地吸气。

媚川姐妹在海底深处，穿梭往来，她俩矫捷地突破了乌贼放出的墨水帷幕，又在海草的包围中摸索前进。媚川捡起一个珠螺，浮出海面，用力掷向船上：“爷爷，又有下酒的菜肴了！”媚川爬上了船舷。海生在不远处看到媚川浮出海面坐在船舷上，便问：“采到了多少？”媚川用手作传声筒向海生：“没有多少呵！”海生纵身潜入了海底。媚澜见海生潜入海底，她在媚川背后用手一推，把媚川推进了大海。媚澜在船上对着爷爷哈哈大笑。

大海的另一隅。观升和珠民乙在海底披牵着挺然如剑的海带，穿越层层岩

穴，在寻找珠螺。

海生在海底岩石旁与一条鲨鱼搏斗，不慎被鲨鱼咬伤了手臂，他急忙转身潜到一岩穴中，鲨鱼追至岩穴旁，海生掣出珠刀朝鲨鱼的头部刺去，正刺中鲨鱼的眼珠，鲨鱼受了重伤上下翻滚着，朝海的深处遁去，海生也乘隙钻出了海面。

夜色灰黯，月黑风高。海面珠船灯火点点。金俊老汉祖孙在剖着珠螺。远处传来了《采珠歌》：

“珠池万顷入溟濛，  
珠池深隐南海中，  
珠池底下是龙富，  
夜光常住水清溶。”

海生的左臂受了伤，他倚着船桅，邓母给他包扎伤口。远处传来悲惨的歌声：

“珠船大小乘长风，  
水光晃漾月玲珑，  
珠未采得腹内空，  
珠人何事命飘泊，  
珠人何事一世穷！  
……………”

海生在船上支起半边身子，向歌声处望去，邓母挥手急促地朝金俊老汉的珠船招呼：“阿川，阿海受伤啦……”

“嗨！”，媚川站在船头，听出是邓母的声音，应了一声，急忙把船向海生那边摇去。媚川的珠船靠近海生的珠船后，便纵身一跳上了海生的珠船。媚川走近海生爱怜地抚摩着他的伤口：“怎么，又是齐口鲨……”

“我转身不及，被咬了一口，没关系伤了点皮肉。”

夕阳西下。珠船乘着晚潮返港，正在拢岸。百户带着七八个爪牙从崖岸的斜

刺里冲出，拦路强夺珠民们的珠子，他们大声嚷着：“交‘均平钱’！”。

百户拦住当头的一个珠民，将他的大颗珠子搜去。

珠民申辩着：“‘均平钱’我已交齐啦！”

百户大声呵责：“这是收下个月的。”

走在后头的许多珠民看见势头不对，都悄悄从身上摸出大颗珠子夹在手指缝中往自己眼角里一揉，藏进眼皮里去了。

一个爪牙拦住海生：“钱呢？”

海生拿出一些小珠给他看：“是这些啦！”

邓母在一旁解释：“这是给知府大人送礼的……”

百户在一旁听了邓母这么说，便抢到他前面，狠声狠气地说：“折交‘均平钱’还不是一样？都要交的！”他在海生身上搜了又搜。

上岸珠民的珠子都被百户搜去不少。他搜齐了上岸的每个珠民的小珠子后，带着爪牙，扬长而去。观升望着百户和他的爪牙，凑近海生，愤愤然地：“这样的世道，实在难熬下去啦！海生，我们何不赶早儿，反上山去……听说英罗寨那边挺不错哩！”

海生点点头：“张武大哥与金俊老伯是同门师兄弟，入伙好说……”

观升：“可不是。”

海生：“我也曾经一再思量过，只是，‘倡乱’、‘造反’，不是一两个人的儿戏事，观哥，得全盘筹划妥当才行。”

观升：“前两天，营盘有十几家渔户又被逼到那儿去了。”大廉山的僮人，僚人近来造反的也多着呢。听说邕州府大藤峡的一队瑶民还攻到石康县城呢！”

海生拍着观升肩膀：“要沉得住气，我打算先跟那边的人商量商量。宁海寺的老清和尚是给英罗寨那边做眼线的，有事与他商量，不可冒失。”观升点了点头，挽着海生的手，一同走向村子里。

千户田治带着一标人马，暴风雨似的扑进了蛋屋村。他们借口催收欠税，到处挨家挨户抢掠。

千户带着几个士兵闯进海生家，他走到海生跟前：“人都说你是采珠能手，近来得珠不少吧！欠税怎么不交清？”

海生的眼光逼住千户，一声不响。邓母在一旁干着急，上前央求千户：“老爷，珠子百户大人收去啦，大家的礼珠还没得交，钱又没一文……”

“交百户的珠子就有，交我的珠税就没有？”千户越发生气了。

海生拿出少量的‘税珠’递给千户：“捱了好几日风涛，就只剩这一些，都是细号珠子。”

千户一看，便气汹汹地，一把夺过珠子：“只这几颗珠？”

海生双手一摊，坦然地说：“没有了。”

千户赫然震怒：“好家伙，胆敢抗拒本官，带走！”

两个士兵走上去抓海生，海生忍无可忍，竖起双眉，一个“倒撵猴”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另外十几个士兵又持刀冲上去砍海生，海生徒手迎击，一个鸳鸯腿将两个士兵踢倒。

几个士兵把海生团团围住，海生终因寡不敌众，被士兵缚了起来。

邓母连忙奔上去，一把拦住千户：“老爷，这万万使不得呵……”

千户牛性勃发，毛腿一扬正踢中邓母小腹，邓母‘呵’的一声，跌仆倒地。海生见此情状，正要与千户拼命，可是因被缚了个结实，又有几个士兵将他按住，他早已动弹不得了。

海生大喊：“妈……妈……他们都是野兽啊！”

海生被几个士兵押走了。

千户火气冲天，捧着一顶被摔坏了的官帽。

一个士兵还扞着额角，血涔涔从指缝流下来，另一个抱着小腹连声“哟、哟”

的喊痛。

观升和几个珠民也被一伙士兵缚了出来。

观升青筋暴起，怒骂不止“害民贼，你们可杀不尽天下的人！”

苏母拼命拖着观升不放，大声哀求：“求求你们呵！放了我的儿子吧！”一个士兵冲上去一掌将苏母推倒。

千户田治指挥士兵押着海生和观升等十几个珠民，扬长而去。